



求真堂随笔

甘惜分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人民出版社

求真堂随笔

甘惜分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真堂随笔/甘惜分著. —郑州: 海燕出版社,
2017. 1

ISBN978-7-5350-6880-4

I. ①求… II. ①甘… III. ①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2927号

选题策划 黄天奇
责任编辑 李禄林
整体设计 李禄林
责任校对 李培勇 谢斯淇
责任发行 贾伍民
责任印制 邢宏洲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郑州市北林路16号 邮编: 450008)

发行热线 0371-657345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0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求真堂”里思绪多

甘惜分

事情常常带有偶然性，叫你想也想不到。

1976年夏天，我在北京大学同9个学生一起到山西、陕西做教学实习，他们都是干部进修班学员，政治业务水平都较高。那时正是黑云压城的时候，可怕的政治风浪不断袭来。而我是介于“敌”我之间的人物，与其说我带领学生，不如说是学生监督着我。但是也真怪，这些学生常常暗地里向我倾吐衷肠，问了我许多时局攸关的大问题。他们了解我是个老革命，不会出卖他们。这其中就有一位学生——王继兴。

王继兴可算是那批学生中的拔尖人才，酷爱历史和文学。毕业之后，他常常来信，我也有个信条，来信必复。就这样，我们通信近30年，加起来有几十万字吧。师生之间，能建立如此亲密关系，大概也少见。

他担任《大河报》总编辑，努力想使这个地方报纸升格，用心良苦，开辟一个专版“河之洲”，这是一个品位较高的副刊。他来信约稿，我岂能不应命？连续写了多篇杂文、随笔应征。我不长于写杂文，面对鲁迅那些警世箴言，我更不敢动笔；但面对王继兴同志那恳切的面容，我岂敢违命？于是连续写了一系列求真堂随笔，都已见于报端。

“求真堂”是我自命的书斋名，是请江苏无锡一位老篆刻家高石农先生刻石，与之对称的另一块石刻是“不厌斋”，取“学而不厌”之意。“求真”，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刻骨铭心的箴言，我写的那些小文尽管难登大雅，但“求真”二字从不敢违。例如我写过《怀念彭德怀》一文，附上一幅从报上剪下的批斗彭德怀现场的照片，那几个造反派摁着彭的头和手的惨象实在叫人悲愤难忍！我写道：一个名震全球的开国大将竟如此受辱，国家如再有事，抗敌何人？那些捆绑批斗彭德怀的造反派，明显属于“三

种人”之列，面目清晰，一查即可逮捕，不可再用。这类文章，我下笔惴惴，怕惹是非，但又不能不写，这就是“求真”。求真堂随笔多属此类，可惜后来琐事多，写得少了，真是抱歉。

不过在此我要暗暗告知读者诸君，近来我对“求真”又有另论，“求真”只是良好愿望。当社会上充满谎言时，报刊上都能说出真话？“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这办不到。勿欺人，也不要自欺！这番议论，且待有机会再解。

2005年8月2日

目 录

过独木桥	1
文人与美人	
——中原走笔之一	3
读《邓拓传》	5
骂人的艺术	6
朱载堉，河南人的骄傲	
——中原走笔之二	8
谁累，谁不累	10
开台锣鼓	12
过年	14
当了半个雷锋得到的报应	16
剪断了的绸缎	18
老鼠——敌乎？友乎？	20
赞“多管闲事”的记者	22
从买国货谈起	24
蓝蚂蚁和花蝴蝶	26
汽车文化展览	28
论“孤独”	30

警惕我们的东邻	32
道是无情却有情	34
前人种树，后人	36
从“爱民如子”说起	38
猫还会捉老鼠吗？	40
“灾”字新解	42
啊！六月二十二日	44
别忘记这一天	46
得失之间	48
从一件小事说起	50
戴安娜的悲剧	52
不是废话的废话	54
老来的胡思乱想	56
“买椟还珠”的真实故事	58
他为什么没回来	60
暴风骤雨北大入 ——我与北大	62
厕所政治	66
科技幻想	68
潘汉年和佐尔格	70
从安葬尼古拉二世说起	72
作家的等级	74
大小之间	76
多一点幽默	78
农民老大哥，要自重啊！	80
这群败家子	82
病后杂谈（之一）	84

病后杂谈（之二）	86
也谈格瓦拉之死	88
红包与黑包	90
偷和抢的“进化”	92
彭德怀的脊梁骨	94
伟大与渺小	96
要多为读者想想	98
小米饭、黄豆芽、西红柿	100
一群书呆子输给两个阴谋家	102
蝗灾的启示	105
怪事，这样的广告	107
黑太阳和预言家	109
最危险的时候	111
野性和奴性	114
告别20世纪	116
龙年：与命运抗争	118
再谈汉字的忧虑	119
有点志气	121
爱你，五岁的“小朋友”	123
两个不应忘记的日子	125
因日记而遭殃	128
1949年重庆集中营大屠杀回顾和思索	130

过独木桥

人的一生，难免要过几次独木桥。

两岸之间相距不远，但水深流急，两脚跨不过去，也跳不过去，正好有一根较粗的木头架在两岸上，如能稳步走过，便可化险为夷，到达对岸。

这是要冒一点风险的。弄得不好，便失足落水，成为一只落汤鸡，甚至被急流吞没。

在独木桥面前，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知难而退，看着别人走过去，自己站在一旁，颤颤巍巍，成为落伍者，甚至成为逃兵。

一种是知难而进，跟在前人后边，自己稳中又快，急步前进。

没有这种在千难万险中的求胜之心，一辈子休想有所作为。

过独木桥当然只是一种比喻，但是在人生的长途中与过独木桥相似的命运却多得不可胜数，所有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人们都可能对后来人讲述他过独木桥似的故事。

优秀足球队的杰出射手的临门一脚最令人钦佩。两队人数相等，技能也不相上下，但勇敢者在闯过对方的重重拦阻逼近大门时临门那一脚，要准，要狠，还要那只球转动得刁钻古怪，一脚入网，万众欢腾，这才是真正的高手。有如追兵来了，前面急流挡路，闯过独木桥便是胜利。

我们中国足球队近一年来似乎略有起色，但前几年总是临门那一脚差劲。眼看到手的胜利，却在对方球门前盘球、犹豫、徘徊，不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钻空猛射，良机坐失，令人叹息。

两军相遇勇者胜，踢球如此，过独木桥也如此。

韩信攻赵，背水为阵，置之死地而后生，大败赵军，这是一步险棋，归根到底是勇者胜。

于是我想到了耍笔杆子。文章的是非功过，后人自有评说。与其平平庸庸，不如学司马迁，学邹容，学李大钊，学鲁迅，既要体察大局，又不怕过独木桥，重要的就是临门那一脚。

1995年8月1日

文人与美人

——中原走笔之一

很久以前，我就想去瞻仰一番中国古代知名度最高的人民诗人之一杜甫的故里——河南巩义市。直到1995年9月才如愿以偿。

巩义市，我原以为是个穷困的地方。这次一看，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几十里公路成为一条房屋的街道，是京广铁路以西经济发展最快的县市之一。

但是杜甫故里未免太寒碜了。从市区绕道东北行十多公里到了一个小村，路旁有个石碑，上刻“杜甫故里纪念馆”，旁边另有古代建立的砖砌屋顶下的石碑：“唐工部杜甫故里”。由此向东数十步，便是杜甫诞生的小院，院门旁有一对联：“穿街过市旁村静，向水依山故里幽。”门楣有四字：“诗歌世家”。两扇大门上亦有一联：“故里山河壮，诗家地坐高”。不知何人所作，意颇平平。进得门去，小院不过百平方米，正面有一窑洞，看起来是整修过的，有“杜甫诞生窑”，洞内空无一物。院内有碑几面，一平房，有杜甫画像、雕像和一书橱，内有古书百余册。这就是杜甫故里的全部。总的印象是寒碜得很，与杜甫的大名不称。

古人云：“自古红颜多薄命。”我看并不尽然，倒是“自古文人多薄命”更为贴切。不但生前潦倒，死后也穷酸得可以。而古代美人虽有几位不得好死，死后却备受后人倾慕。例如王昭君，一个南方姑娘，选入汉宫，却远嫁外邦，穿羊皮，吃羊肉，那滋味不见得好受，单于死了，还要再嫁给单于的儿子为妻，这日子就尤其可哀。但是现在的昭君故里却修饰得十分壮观，我今年五月曾去参观。现在什么都讲究“包装”，昭君故里香溪本来山清水秀，经过一番包装，好不气派。比起不远处的秭归县的

屈原祠来，昭君要阔气得远了。屈原的爱国豪情远不如昭君的绝世粉黛。一个美人，一个文人，在现代人眼中，还是美人最逗人喜欢。什么屈原，什么杜甫，文绉绉的你的诗再好，听也听不懂，哪有美人可亲可观可爱可怜。哪怕是几百年、几千年的美人，只要长得美，就不惜为她花钱，为她包装。与杜甫同时代只供皇帝玩乐的杨玉环那样的美人，在西安附近也还有一座漂亮的庙宇，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何能望美人之项背？清代诗人黄仲则诗云：“百无一用是书生。”胸中有再大的学问，也享受不到后人旺盛的烟火。生前死后，反正都是“穷”字了得。不过也正是这个“穷”字，诗人才留得万世英名。富了美了，来自人民的文人也会成为玩物。所以杜甫故里的寒碜，乃是必然。

1995年11月1日

读《邓拓传》

韩愈写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其于人也亦然。”自古以来文章名篇，大都是不平之作。邓拓一生，才华横溢，文思敏捷，立题命意，一挥而就，可谓一代才士。其文也多是不平之鸣，为日本侵略中国而不平，为国民党当局之卖国而不平，为党内“左”倾路线的误国而不平，于是发为文章，以舒胸中不平之气。邓拓可谓善“鸣”者也。

但是善鸣者往往不得其善终：屈原沉江，司马迁受刑，李白流放，杜甫潦倒，柳宗元投荒，苏东坡泥落，夏完淳 17 岁被杀，邹容 19 岁瘐死狱中，曹雪芹穷困而亡，鲁迅终生被围剿，闻一多惨遭暗杀……邓拓未死于日本侵略者的炸弹，未死于蒋介石的屠刀，却死于党内斗争。中国历史何以反复如此！

邓拓终生办报，深谙报纸与政治斗争的密切关系。他以手中的笔做投枪，刺向日本帝国主义，刺向一切反动派，爱护人民利益，保卫党的纯洁，最后却落得个“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下场。看起来，邓拓对于政治斗争的翻云覆雨、纵横捭阖之术，尚未得其三昧。以正常人的心胸对待不正常的局势，“文章满纸书生累”，其失败也必然，悲哉！

1995 年 11 月 29 日

骂人的艺术

我最近挨了一次骂。我不但不生气，反而笑了。她骂得好，骂得文明，我爱听。

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国人爱骂人。在街上，动不动就是“你找死呀！”“你不要命啦！”“丫头养的！”这最后一句骂得够刻毒的，你怎么知道人家是私生子，调查过吗？

在公共汽车上、电车上，更是经常听见对骂，屁大的小事，说声“对不起”不就结了？可就是不输这口气，以牙还牙，以骂还骂，几乎到了武斗的地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啊，应当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

“文革”初期，我成了“黑帮分子”，一脸晦气。有次搭公共汽车，排长队，忽然有个小伙子直往前走，塞进长队中，正好就站在我前面。我温和地说一句：“同志，请别加塞。”“加塞”这个词是北京土话，言简意赅，颇为幽默。我以为出自善意，必得好报。想不到那位青年人瞪了我一眼，嘴里狠狠地吐出三个字：“老帮子！”

快30年了，我还记得那位青年的一脸恶狠之状。

北京人冬天储存大白菜，日子久了，外面几层菜叶发黄了，烂了，不能吃了，人们吃菜时把这几片撕掉扔了的菜叶称为“老帮子”。这小伙子眼光真准，一眼就看出我是个“老帮子”，是个“牛鬼蛇神”。其实我那时还不老，刚50岁。现在可真的老了，可是思想还很年轻，敢与青年比高低。而那位30年前骂我是“老帮子”的青年人，现在大概也是五六十岁了吧，他也许真正成了发黄霉烂的“老帮子”，也说不定。

说了这些废话，在于引出最近叫起来的一句骂人的文明语。

前几天在北京街上溜达，偶然离开了人行道，走在大街边沿。一位

女士骑了自行车从我左手边擦身而过，回过头来骂了一句：“你会不会走路，念过书没有？”一面扬长而去。

我当时就笑了，她本来可以骂一句：“老帮子，想找死呀！”可这位女士真聪明，真会骂人，可以说掌握了批评的武器，骂了人而不使人生气。我这个自命读书人的老头子，还是读书太少，不遵守交通规则，得从头学习在大城市应当怎样走路。

骂人是一种艺术，有高下之分、雅俗之分、文野之分。王婆骂街，口出秽语，属于下流。语带讥讽而出以幽默，是上品。

几十年来，我只挨骂，而不善于骂人，更不会像那位女士那样让人听了高兴的骂人。

1996年1月3日

朱载堉，河南人的骄傲

——中原走笔之二

上帝好像没有规定地球的旁边有个月亮，而只有一个。这个月亮无论从东方看，或者从西方看，都是一样的圆，当然有时也一样的缺。

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以为西方国家的月亮比中国人所看到的那个月亮要圆得多，中国事事都不如外国。我这一代人从小受的是这种教育。外国的洋枪大炮吓破了一些人的胆，从此拜倒在洋人脚下了。

比如说吧，中国的传统乐曲一般都只使用5个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同现代音乐比较，就是1、2、3、5、6，而很少使用4、7这两个半音，偶有使用，已属罕见。近代，传入了西方音乐，不但经常奏出3、4这两个音阶之间和7、1这两个音阶之间的半音，而且在1、2、3、5、6之间也使用半音，使乐曲的旋律大大丰富起来，乐曲所含有的情感也大为绚丽多彩：欢乐、悲怆、哀痛、雄伟的情绪都能尽情地宣泄，演奏出变幻莫测的旋律与和声。

于是我们从小学时代就被告知：这12音节是西方音乐向中国传过来的，一些音乐教科书好像都是这样说。总之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

可是去年9月我到河南沁阳市参观了朱载堉纪念馆，真叫我大吃一惊，原来朱载堉早在明代末期就发现了音乐的。“十二平均律”，他研究音律非常精细，音量相差一毫、一忽、一丝，他都用数学方法计算得十分准确，得出了“十二律”的结论。“十二律”者，就是12音阶，5个全音和7个半音，就是一组音阶的全部。从钢琴和风琴上可以看得很清楚，7个白键和5个黑键组成一组音阶，每一个黑键把一个全音劈为两个半音。3、4之间和7、1之间无黑键，因为这两个本来就是半音。在这越来越

高的全音、半音之间，包含了极为丰富多彩的表现力，所有世界名曲都是这12个音阶的无穷演变。这个秘密，中国古代音乐家未曾发现，只用了5个全音便奏出了高山流水、柳暗花明、雄兵鏖战、情意绵绵。朱载堉独立发现了5个全音外的7个半音，但是朱载堉的伟大发现，未引起音乐家们的重视，否则中国也许会更早涌现出世界级大音乐家。

朱载堉被历史埋没，以往我对这位天才的音律学家、历史学家毫无所知。而我之所以毫无所知，又是由于前人对这位伟大人物毫无所知或虽有所知而未予重视，这真是历史的大误会。

现在我才粗略地知道，在明末腐朽黑暗的皇族中，竟然隐藏着这样一位蔑视王权、甘居草野、一心研究学问的卓越人物，而其学术成就一旦公之于世，就令世界为之震惊。朱载堉是沁阳人的骄傲，是河南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丝毫不外国人之下。尤其是中国人，不可有自卑心理，而要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就是朱载堉长期被埋没留给我们的教训。尽管朱载堉纪念馆的富丽堂皇给人以深刻印象，但我走出大门，仍然感到心中的酸痛，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朱载堉式的遭遇难道绝迹了吗？

这里丝毫无意于提倡民族自大主义。各个民族都有长处和短处，我们永远不能说东方的月亮比西方的圆。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我们是永远要学习的。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虽属伟大发现，中国人却没有产生一个贝多芬或肖邦，在音乐上，我们还是要以人为师。既要有民族性，又要有高度的艺术性。

1996年1月24日